

# 萊蒙托夫抒情詩選

詩苑譯林

顧蘊璞譯



# 萊蒙托夫抒情詩選

顧 蘊 璞 譯

湖南文藝出版社

## 莱蒙托夫抒情诗选

顾蕴璞 译

责任编辑：郭锣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8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5  
字数：270,000 印数：1—13,800  
ISBN 7—5404—0750—6  

---

I·601 定价：5.40 元

## 目 录

非凡的品格，独特的风格（代前言） ..... ( 1 )

### 抒情诗

诗人（“拉斐尔在灵感冲动之下”）	( 12 )
致友人	( 14 )
战争	( 16 )
俄罗斯小调	( 17 )
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	( 19 )
回答	( 21 )
独白	( 23 )
星（“天边有一颗星”）	( 25 )
悔恨	( 27 )
高加索	( 29 )
斯坦司（“我爱凝望我的姑娘”）	( 31 )
春	( 33 )
忠告	( 35 )
孤独	( 37 )

题纪念册（“不！我不希求人注意”）	( 39 )
雷雨	( 41 )
星（“辽远的星啊，你放点光明吧”）	( 43 )
雨后黄昏	( 44 )
献给蠢美人	( 46 )
致高加索	( 48 )
高加索之晨	( 50 )
致……（“切莫以为我已经够可怜”）	( 51 )
预言	( 53 )
乞丐	( 55 )
战士之墓	( 57 )
波浪和人	( 60 )
情歌（“欢快的音滑过了我的琴弦”）	( 61 )
斯坦司（“我不为往昔感到惆怅”）	( 63 )
秋天的太阳	( 65 )
致……（“你很快就对我变了心”）	( 67 )
给自己	( 69 )
黄昏	( 71 )
人间与天堂	( 73 )
邻居	( 75 )
我的恶魔	( 77 )
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	( 80 )
心愿	( 95 )
希望	( 97 )
人生的酒盏	( 99 )

天使	(101)
短歌（“黄昏后在一间小屋里”）	(103)
“我爱那层峦叠嶂的青山”	(106)
太阳	(109)
告别	(110)
她非常美丽，仿佛象那	(113)
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	(115)
情歌（“你就要走上战场”）	(117)
我想要生活！我想要悲哀	(119)
致……（“我的歌充满哀愁，但有何必要”）	(121)
两个巨人	(123)
小舟	(125)
为什么我出生到世上	(127)
帆	(129)
苇笛	(131)
美人鱼	(134)
当我们埋葬朋友入土的时候	(137)
垂危的角斗士	(139)
题纪念册（“有如一座孤寂的青冢”）	(142)
诗人之死	(143)
波罗金诺	(148)
一根巴勒斯坦的树枝	(154)
囚徒	(157)
囚邻	(159)
每逢黄澄澄的田野泛起麦浪	(161)

祈祷（圣母啊，我如今向你祈祷）	(163)
我俩分离了，但你的姿容	(165)
我不愿意让世人知晓	(166)
我急急匆匆打从遥远的	(168)
短剑	(171)
她一放歌喉，声音便消融	(173)
我一听到了你那	(174)
沉思	(176)
诗人（“我的短剑闪耀着金色的饰纹”）	(179)
哥萨克摇篮歌	(182)
我要用这篇迟献的诗章	(185)
莫要相信自己	(187)
三棵棕榈	(190)
祈祷（“每逢生活中艰难的时刻”）	(194)
捷列克河的赠礼	(196)
记念奥多耶夫斯基	(201)
有些话——它的含义	(206)
我常常出现在花花绿绿的人中间	(208)
寂寞又忧愁	(211)
译歌德诗	(213)
致谢尔巴托娃	(214)
飞船	(217)
女邻	(222)
编辑、读者与作家	(225)
被囚的骑士	(235)

因为什么	(237)
谢	(238)
致斯米尔诺娃	(239)
云	(240)
遗言	(242)
表白	(245)
祖国	(247)
死者之恋	(250)
在荒凉的北国有一棵青松	(253)
别了，藏垢纳污的俄罗斯	(254)
悬崖	(256)
争辩	(257)
梦	(262)
他们曾经久久地、深情地相爱	(264)
塔玛拉	(266)
叶	(269)
不，我如此热恋的并不是你	(271)
我独自一人出门启程	(273)
海宫公主	(276)
先知	(279)
从那神秘而冷漠的半截面具下	(281)
我的孩子，你别哭，别哭	(283)
<b>长诗</b>	
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青的近卫士和骁勇的	
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	(285)

逃兵	(309)
童僧	(317)
恶魔	(352)
译后琐记	(405)

## 非凡的品格，独特的风格

——纪念俄罗斯伟大诗人莱蒙托夫诞生一百七十周年

(代前言)

古往今来，在众星争辉的诗的星空中，只有屈指可数的星斗闪射出耀眼的光芒，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罗斯伟大诗人莱蒙托夫，就是这样一颗放着异彩的巨星。

莱蒙托夫(1814—1841)只活了二十七岁，生前始终是个青年诗人，但他是不朽的，他比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活得更久长，他死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知道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多。莱蒙托夫的诗歌天才，由于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成为一曲没有唱完的歌，但他身后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就足以显示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了。

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惊醒了包括莱蒙托夫在内的整整一代人，而作为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的他，又被沙皇走卒致普希金于死命的枪声进一步唤醒，于是他那火山般的胸中迸出了愤怒的岩浆，他那忧国忧民的心底发出了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时代最强音：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诗入之死》》

这首充满字字惊心、声声动魄的复仇呼声的抒情诗杰作《诗人之死》，象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直刺进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及上流社会的幕后策划者的心脏，危及他们的总后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整个专制统治。《诗人之死》使莱蒙托夫因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而一举成名，但同时也因触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而立即被捕并遭流放，连受长达四年的迫害，直至落得个与普希金同样悲惨的结局。真是祸殃与荣誉齐来，荆冠与桂冠同戴。但是莱蒙托夫奋勇地担起了历史地落到自己身上的重任，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继承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未竟的争取自由的神圣事业，在普希金死后四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写下了浪漫主义诗歌杰作《恶魔》、《童僧》、史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之歌》、开俄罗斯心理小说之先河的不朽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以及思想、艺术均攀俄罗斯诗歌高峰的大量抒情诗等各类优秀作品。在屡遭沙皇当局（沙皇甚至还亲自插手）迫害并被两度流放到高加索前线去送死的恶劣条件下，诗人不顾个人安危，写出了这么多“犯上作乱”的作品，这正是诗人非凡的品格的一种生动的体现。

《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的成名作，但这不是他创作的起点，在写出《诗人之死》以前，他已默默无闻地在这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鲁迅语）的创作途中跋涉了近十个

春秋，写下了三百多首抒情诗、二十四首长诗、五个剧本以及几部未写完的小说。莱蒙托夫走上这条创作道路，从不去考虑将获得什么名声，而只是在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下倾吐自己的爱憎。《诗人之死》的问世，既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得的产物，也是艺术上长期锤炼水到渠成的结果。对诗人来说，悲愤交加的心情压倒了一切，无名可求，即使有，也仅是厄运临头的不祥之兆；无利可逐，根本谈不上出版，只能以手抄本流传。甚至当莱蒙托夫成了誉满全俄罗斯的诗人以后，他对自己的作品仍严格以求，绝不让一丝名利观念玷污他神圣的创作事业。他生前自己选编了一本选集，从四百首抒情诗中仅选了二十六首，从二十多部长诗中仅纳入两首，这在一般作家来说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恰恰也是诗人品格的非凡处。

莱蒙托夫身为禁卫军骠骑兵团骑兵少尉而能反叛沙皇，长期受上流社会的耳濡目染而能无情揭露它的虚伪和冷酷，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自有其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坎坷遭遇在。他于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门第不高的退休军官（大尉）的家庭。出世后几个月即被带到外祖家养育。外祖母是个出身于名门望族斯托雷平的大地主，与上流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莱蒙托夫三岁那年丧母后，外祖母就迫使他父亲和他生离死别，把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这给诗人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悲剧的阴影。外祖母虐待农奴的残酷行径，更使莱蒙托夫过早地目睹了人间的不平，亲戚中关于波罗金诺战役和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庄园里关于拉辛、普加乔夫等“伏尔加河两岸的强盗”的传说，在诗人童稚的

心中激起一种对自由的憧憬。外祖母为他创设的优越的家庭教育条件，莫斯科大学附设贵族寄宿中学的文学熏陶，莫斯科大学以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给了诗人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接受进步影响的渠道。但这是外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莱蒙托夫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为人的正直纯真，使他从内心深处鄙视上流社会的冷酷虚伪和同时代人的苟且偷生，形成了一种孤傲的性格。这种性格虽然有其远离人民的阶级局限性，但毕竟是一种使诗人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力量。应该说这是莱蒙托夫品格又一非凡之处。

莱蒙托夫气度不凡的人格产生了他那独树一帜的风格。莱蒙托夫是伟大的诗人，又是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但无论是小说或剧本，都明显地洋溢着他的诗人气质和诗歌天才，例如他的代表作之一《当代英雄》，就显示了高超的情景交融的技巧，充满了诗情画意。作为诗人的莱蒙托夫，受拜伦和普希金的影响而不落拜伦或普希金的窠臼，他独辟蹊径，谱写出震人心魄的悲吟与怒号相交织的时代乐章。他的诗，大致有以下三个特征：

### 一、哀伤——反叛的琴弦上的音符

莱蒙托夫是个悲剧诗人，无论从前途、家庭和恋爱来看，莫不如此。生活在“专横和黑暗的王国”（赫尔岑语）里，一般有志之士都会感到“心头沉甸甸、思绪忧戚戚”（《独白》），更何况是象莱蒙托夫这样罕见的天才，怎能不使他慨叹“他们的力量为非其时的忧伤所压抑”（《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

呢？在那个“平庸就是人世的洪福”（《独白》）的尼古拉一世王朝，才华就意味着痛苦和不幸，对于莱蒙托夫这样不甘于岁月蹉跎的非凡的天才更是如此。莱蒙托夫禀赋极高，他的文学天才表现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个领域，他在十六岁那年就写出了《预言》这首预感“沙皇的王冠定会落地”的天才诗篇，实际上已攀登上了俄罗斯政治抒情诗的高峰。对莱蒙托夫的诗歌天才，虽然顾及他过早去世而未及充分施展的事实，但评论界历来是有特殊的评价的。别林斯基说过“他的才能可与普希金并驾齐驱，或许比他更胜一筹”。勃留索夫谈到莱蒙托夫与普希金在写诗上的差别：普希金往往是先写成散文，后润色成诗，莱蒙托夫常常下笔成诗，很少改动。除文学天才外，莱蒙托夫还具有惊人的音乐天才、绘画天才和掌握外国语的天才。有不少人在回忆录中谈到，莱蒙托夫如果专门从事音乐或绘画，就一定能成为杰出的音乐家或画家。他不但会拉提琴、会弹钢琴、会唱歌，而且能给自己的诗谱曲。他不但会画素描，还会画水彩画和油画，至今仍珍藏着他的十三幅名贵的油画。他掌握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等多种外语，能用法语写作，能翻译英德两国诗人的作品。象这样一位渴望行动的巨大天才，竟被安在沙皇禁卫军骑兵少尉的职位上，不得不出没于上流社会尔虞我诈的交际场所，怎能不令他感到“寂寞和忧伤”呢？而且这种“寂寞和忧伤”的情绪随着沙皇当局对他迫害的加剧而日益加重。

莱蒙托夫在家庭生活和恋爱经历中也屡遭挫折，渐渐形成了他那种特有的忧郁的气质。母亲的早亡，父子间人为的生离死别，情场上的失意（少年时代的单恋之苦，伊凡诺娃对

他变心之痛，与洛普欣娜有情而终不能成眷属之哀）。这一切也都在莱蒙托夫的创作风格上留下了沉郁以至哀伤的色调。

但是，莱蒙托夫“天生有颗火热的心”（《致友人》），从少年时起就盼望能和拜伦一样为自由献身，他的感伤是壮志难酬的感时伤世，而不是无病呻吟或自怨自艾。虽然早期部分诗中带有一些个人伤感的情调，但随着他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与同辈一代人忧戚与共的感受，使他越来越深刻地反映人与命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矛盾。哀而不伤的情调是莱蒙托夫风格中贯穿全过程的一个主导因素。诗人从写《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1829）、《独白》（1829）到写《沉思》（1838），痛快淋漓地把同时代人在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下的呻吟和哀号倾吐无遗，使人读后不但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而且透过这一代人的可悲的命运看清尼古拉王朝的可憎面目和预料中的可悲下场。诗人从《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发出对尼古拉一世王朝愤愤不平的悲吟以后，虽然大量采用哀歌体裁，格调苍凉，但诗的潜在旋律始终是坚强有力的。在早期的内心抒情诗中，诗人就唱出了与恶势力抗争的强有力的声音：

……必须行动，真是满心希望  
……能使每个日子都不朽长存。  
——《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

莱蒙托夫诗歌的特有的力量，有如一座随时行将爆发的

火山的熔岩，蕴含在许多诗篇之中，除了象《诗人之死》那种向“扼杀自由、天才、荣耀的刽子手”的直接宣战外，更多地表现于借古喻今、借外国喻本国、借鬼神喻人或寓情于景的诗篇中。《波罗金诺》借历史性战役中的老兵之口对当代人生性懦弱的谴责，《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之歌》通过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英勇行为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影射，《童僧》假借历史上一名身陷囹圄的童僧的自述对恶势力的鞭挞和对自由的歌颂，《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指桑骂槐地控诉俄国的黑暗。《恶魔》用造天庭之反的恶魔的神怪故事讽喻人间现实的黑暗，《帆》在万里晴空之下祈求风暴的象征性寓意……无一不说明莱蒙托夫的哀伤并非绝望的格调，而是与反叛、抗争紧紧相连的。

## 二、“自我”成为时代的聚光点

莱蒙托夫的创作，尤其是他早期的抒情诗创作，素以表现“自我”著称而独树一帜。诗中与诗人形象接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出现，小说和剧本中与诗人性格有某些类似的人物性格的塑造，抒情诗中主观性的诗对“纯艺术性”（别林斯基语）的诗所占的优势，叙事诗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叙事性复制等等，都无不说明诗人内心的（主观的）因素相当突出，成为其独特风格的一大要素。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诗集》一文中，在谈到莱蒙托夫诗歌充满着否定的精神，是对那个“昏睡不醒，毫无作为”的时代的严厉深刻的批判的同时，指出莱蒙托夫诗歌的内向性这一

特点。他认为，一般的诗人诗中如内心的（主观的）因素比重过大便会显出他“才能的狭隘”，唯独象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诗人则不然：“一位伟大的诗人讲到自己，讲到自己的我，也便是讲到普遍事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哀愁中认出自己的哀愁，在他的灵魂中认出自己的灵魂”。别林斯基这些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莱蒙托夫诗中“我”的感情，已不仅是他个人独特的感情，而且也是他同时代的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感情，正如《当代英雄》中皮巧林的性格是当时多余人典型的性格一样。莱蒙托夫反映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例如《沉思》一开头这样唱道：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的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就要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在这里，诗人的“自我”成了时代的聚光点，通过诗人心灵之窗，我们仿佛听到整整一代人在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下所发出的呻吟和哀号。难怪乎这首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使许多后人触目惊心的一面镜子，指导他们去认识俄国社会的时代本质。

莱蒙托夫主观性强这一风格特点还表现在早期的许多“用艺术形式所表述的尖锐的思想”（别林斯基语）的诗篇中，在这些诗中诗人直抒胸臆，尽情表述自己的思想（例如《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也表现在诗人对大小主题的特殊